

书山有路勤为径

□刘成福

高尔基说: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”我深以为然。

天道酬勤书为伴

晨光漫过凌云阁时,两位小学生轻轻走到我身旁,踮着脚打量我手中捧的《新中国的城市摇篮》一书。这本讲述“中共创建第一城”的书,让她们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。这目光忽然将我拉回到七十年前:平定冶西的背山路上,那个捧着干粮、嗅着书香的放牛娃,正是年少的我。

八岁那年,三哥四哥牵着我的手,走进当铺院改建的教室。黄土坡上,我歪歪斜斜临摹着老师的字迹;烟盒纸订的“再生本”,记满了最初的知识。小学的马老师用毛笔字写就的红榜上,我的名字赫然列在“第一名”的位置。完小时期,槐花飘落的石板路上,地理、历史课本兜在粗布包袱里,总在行走间发出沙沙的轻响。初中时期,耿老师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,他指着文中“春雨像母亲的手,轻轻拂过麦苗的脸颊”这句话:“成福啊,你这双手生来就该握笔。”这些细碎的片段,拼成了我文学启蒙的全貌。

1958年秋,我考上了平定中学。每逢周日晚上,月光照亮十五里山路,布包里装着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也装着少年对知识的渴求,我踩着月光返回学校。书中的主人公保尔那钢铁般的意志,时刻激励着我刻苦学习。每逢课外活动时间,除了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外,我总是在阅览室读课外书,常常直到管理员来锁门,才惊觉该离开了,而手指还在不舍地翻着书页。

六年的中学生活,就在这样的跋涉与阅读中走过。1964年,我考入山西大学教育系,30元学费拆成伙食费与学杂费,六年勤工俭学,总共只花了1280元。后来从教,我仍然坚持自学。教育学、心理学著作堆成案头的“小山”,我在三尺讲台上践行所学。

三尺讲台书为径

二十八岁那年,我站在了昔阳赵壁中学的讲台上。面对几十双求知的眼眸,手中的粉笔突然变得沉重——这些沾着泥土气息的少年,正等着我用知识为他们打开世界的门。在昔阳任教的日子里,我曾半年内辗转厚庄、东冶头等多所中学。在河滩地稻田里,我和学生一起弯腰插秧,青苗在风中摇曳出绿意;到了阳泉,在翠枫山开荒时,布包里的锄头与算术本,让我



觉得心里踏实。

转折发生在1977年。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,我在阳泉师范的讲台上讲课,激动得手都抖了。那些曾跟着我种稻、开荒的学生,此刻正捧着我编写的《教育实习》讲义,如饥似渴地阅读。最难忘的是在市教育学院任教时,有位学生拿着我主编的《教育心理学》来找我签名,扉页上还沾着晨读时的露水。

三十五年教学生涯,我白天在教室传授课本知识,夜晚在宿舍啃读专业书籍。后来,我参编的《复式教学》教材印成了书,省心理学会的等级奖证书也摆在了书桌上。当看到自己带出的学生走上讲台,当他们捧着我的专著说“刘老师,我现在也成了您”,我忽然明白:教育原是薪火相传的接力,而书籍,正是递接火种的那双手。

笔耕不辍书为梯

我的文字之路,始于1982年。《一堂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案评析》和《山区小学教师现状调查报告》,分别刊登在《阳泉报》与《山西教育通讯》上。捧着样刊走过师范学校收发室时,同事们投来的目光比春日暖阳还暖。妻子笑我“像孩子含着糖”,却不知那薄薄几页纸里,浸透了多少个秉烛夜战的烟灰与墨香。自此,我的著作开始出现于南山书屋的书架上、师专图书馆的陈列柜里,市图书馆、市档案馆中,也能找到我编写的教育类、文学类书刊。

1986年,《水调歌头·园丁》发表,真正叩开了文学创作的门。1994年起,我主编市教育学院报“南山文艺副刊”,前后刊发

了近五百篇诗文。夜深人静时,台灯在《阳泉文史新编》上投下暖光,书页翻动的声音,与妻儿的笑声交织——这声音,是岁月里最动人的和弦。

2004年退休座谈会上,市教育学院的领导握着我的手说:“您把半辈子留给了讲台与报坛。”我望向办公室那面墙的书架,十年间收集的兄弟院校刊物、市教育学院《简报》《学报》的十年展览资料,每本书籍、每一张图画,都刻着岁月的年轮。退休后的二十年,我总纂《阳泉市教育学院志》,还参与了市教育志、市志的编修工作。为核实一个史实,我曾在档案馆泡了半个月,自费复印上百页原件。当《阳泉市教育学院志》获市社科三等奖时,我指尖抚过书页,仿佛听见校园文脉跳动的回响。

更难忘的是2015年起,我成了多个读书会的常客,积极参与其事务与阅读活动。每年的世界阅读日,书友们围坐在一起,畅谈读书心得,满室都是书香与笑语。我新出版的《桃河放歌》诗集,在阅读交流时,总引得大家阵阵掌声。矿区作协主席陋岩曾撰文称:“这些文字,让母亲河的晨昏都浸着墨香。”后来《南川河畔》《乡土情怀》相继问世,也收获了读者的关注。至今,我已参编教育、文学著作二十余部。

高尔基说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,于我而言,书山有路,勤便是渡我的舟。我愿永远做这书山路上执着的摆渡人,在字里行间守护文明的火种。

此刻,望着身旁专注听讲的两们小女孩,我仿佛看见当年的自己。书页翻动的沙沙声,七十年光阴凝成一句:这方寸书卷,原是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棒。

人文地理

四角山巅望云烟

□陋 岩

“四角角(角,阳泉方言念jue),圆盘盘,真龙天子镇边沿。”这首有点像谜语的阳泉民谣,我小时候多有耳闻,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。

前些时候,我参与调查日寇在矿区修筑的炮楼数量及具体位置,想起在庙上中学读书时,听人说大村村有个碉堡,就抱着试试的心态,向大村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王福询问。没想到王书记给了我一个惊喜。他说,村里的四角山上,有一个“圆丢丢”的地方,其中有类似碉堡的军事建筑,新中国成立前曾有国民党军队驻扎。我心中一惊,“四角山”不就是“四角角”吗?“圆丢丢”的地方不就是“圆盘盘”吗?

这土碉堡具体在什么地方,路好走吗?王书记说,就在天子庙后边,汽车绕郊区的刘备山,直接就能开上去。听闻此言,我的心情有些激动,这“天子庙”不就是民谣里的“真龙天子”吗?我不由默念出了南宋大诗人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里的诗句: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

据先人口口相传,四角山上自古以来就有烽火台,朝廷驻兵管理着四周的治安。据《大清一统志·平定州》记载:“四角山在州北三十里。其势四起,下出三泉。”四角山“其势四起”,易守难攻。四角山“下出三泉”,滋养着四周的黎民百姓。据闻四角山下的泉水出水量很大,一眼泉水直接下山流经石卜咀村老君庙沟入桃河;一眼泉水流经洪城河入桃河;还有一眼泉水爱“遛弯”,曲曲弯弯又分成两股支流,一股支流入温河,另一股支流居然绕弯到五渡村后,才汇入桃河。这个支流《平定州志》有记载:“五渡水,在州北十五里,有三源:一出四角山,一出黄沙堡,一出鹿泉山,南流五渡合桃水。”其中,明明白白写着“一出四角山”。

汽车沿着国道307复线,很快就绕道上了四角山。我们一行人站在四角山上,远眺盂县曲曲城与寿阳落摩寺,鸟瞰四周,郊区的荫营、汉河沟等地,矿区的桥头街道、沙坪街道等地,还有高耸入云的百团大战纪念碑,全都一目了然,如在眼前,可谓立锥之地可控制数百平方公里之治安也。

王福指着四角山上一处面积约数百平方米、茂密的灌木高达三四米的“圆丢丢”之处说:“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来耍的土碉堡,里边的战壕等军事防御工事拐弯抹角,又相互连接,男孩子们在里边玩打仗游戏可来劲了。我们小时候拿根小木棍,在里边随便挖几下,就能捡到子弹壳。”

四角山的土碉堡很特殊,四周都是石头或者是山岩风化层,基本没有黄土,而土碉堡所在位置却有大量黄土,草木葳蕤,明显区别于其他地方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既然这里有驻军,那么驻扎在山上的士兵,如果没有冬暖夏凉的底身之所,是万万不行的,而黄土建筑却恰好具备这样的特性。于是,先们通过人工运输、牲畜驮拉等方式,将黄土运到四角山上的“圆丢丢”地段,堆积起来的厚厚的黄土,构筑了烽火台。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又修建了战壕。

“你看,下边那座庙就是天子庙。”王福说。是的,那是一座规模不大,却很精致的庙,在这山野之中很显庄严与神秘。天子庙始建于何年,不得而知,享受烟火者是赵简子。据相关碑记显示,天子庙于清朝嘉庆十一年,也就是公元1806年有过一次重修,按照荆氏家谱“相大重之祚云秀,若尔养连山向厚。履泰升恒翠鼎临,

威师谦益丰观姤”排辈,其中我家的六世祖荆云常与七世祖荆座秀、荆武秀,参与了这项工作。荆座秀为倡导与组织者,荆云常捐钱一千文,荆武秀捐钱两千文。这些信息在《重修四角山天子庙碑记》的青石碑文中有明确记载。

四角山形如过去度量粮食的“斗”,四角陡峭若飞檐,一檐指向汉河沟,一檐指向桃林沟,一檐指向坪上村,一檐指向蒙村,也就是今大村、半坡、庙上方向。据闻,四角山下的百亩梁曾经是赵简子驻守平潭城时种植军粮的地方。驻扎军队却自筹粮草不扰民,或许这也是老百姓在这里为他修“天子庙”的原因之一吧。其实,赵简子的职位是春秋末期晋国六卿大夫之一,战国七雄之一,外加赵国的奠基人。国人讲究“追封”,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打下赵国江山后,子贵父荣,老百姓将祭奠他的庙宇“追封”为“天子庙”,在感情上还是说得过去的。天子庙在阳泉至少有两座,另外一座在盂县聂池镇下王村。康熙二十三年,孟县籍武文全先生撰写的《重修赵简子庙碑记》(现存下王村天子庙)中记载的“余思王村僻地,何故有简子遗迹?简子晋大夫,庙称天子,何故?孟为赵氏故地,简子由侯称王,或土人追崇王号,故以天子称之矣!”这段话,也是对赵简子享受“天子”待遇的一个说明。

四角山下去是一条官道,来往的行人客商,为寂寞的山野带来了生机。据《修西山赛鱼梁石道碑》载:“方山之旁,有峰矗然而起,环列西南者。里人路经赛鱼梁,东达并陘,西通寿阳。行人往来于此相接,旧石径也……”此碑立于清朝道光二十二年(公元1842年),位置在矿区大村村。2022年,大村村聘请专业人员对碑文进行实地解读时,发现这条古道留在红石板上深深的车辙印清晰可见。《修西山赛鱼梁石道碑》为我们提供了两条信息。其一是老辈人常说阳泉有四个赛鱼,却只能说大出赛鱼、小赛鱼、赛鱼三个来,原来第四个赛鱼在蒙村的后边,名叫“赛鱼梁”。为啥叫“赛鱼梁”?我推测,过去居住在现在郊区荫营镇那片的居民,要挑着农产品与家用器具,经过这条古道到赛鱼贸易,互相打招呼时说:“铁蛋,你到哪里呀?”“去赛鱼卖了这袋米。”“狗蛋,你干啥去呀?”“我去赛鱼卖了这几个砂锅了。”……久而久之就叫成“赛鱼梁”了。其二是古称太行有八陘,即:军都陘、蒲阴陘、飞狐陘、井陘、滏阳陘、白陘、太行陘、轵关陘,它们是古代晋冀豫三省穿越太行山相互往来的八条咽喉通道,是三省边界的重要军事关隘所在地。这篇碑文所言之“旧石径也”,让我们在了解这条起源于“赛鱼梁”古道之重要性的同时,还知道这条古道已经上升到了“陘”的位置,名叫“石陘”。怪不得前人要在四角山上修烽火台、碉堡与掩体等军事设施,这条古道的地理位置真是太重要了。

四角山还暗含着中国古代道教口诀“天圆地方律令九章”的意涵。古人认为奇数为阳,偶数为阴。四角山四个角为偶数,代表阴,建大台。四角山上的“圆盘盘”处建有烽火台与碉堡,皆为单数,代表阳,表上苍。此“天圆地方律令九章”,暗喻了人们日常的家庭、教育、文化、军事、法律等规范,其具体内容,现在的网络上多有呈现,在此不多作赘述。

站在四角山巅,我凝望着远处的云烟,随口吟打油诗一首作为结尾:四角山巅观古今,陈韵新风润心尘。先贤与我话桑麻,太阳月亮好杯盏。

诗词曲赋

秋之恋

□王君娟

秋季
是一支天然的画笔
山河被它描绘得无比绚丽
遍地的牵牛花
也悄悄绽放了花蕾

田野里的谷子
一望无际
沉甸甸的谷穗
把谷秆压得弯腰驼背
红红的高粱

犹如一支支燃烧的火把
照亮了丰收的秋季

一阵清风唱着小曲
还把秋香铺遍山河大地
玉米飘着红红的毛须
笑着说自己最美

听田园里欢歌笑语
果林中的浓香
把帅哥美女陶醉

看着树枝上成熟的果实
馋得我直流口水

蓝蓝天空中游动的白云
千变万化真美
层层色彩涂染着清澈的小溪
深深呼吸着天然氧吧的空气
忍不住轻声细语:
啊!这是秋姑娘
赠予人类的一桌
满汉全席